

江心有洲

□ 合肥 王富强

从我记事起,就有了江心洲,直到现在依然孤独地矗立在长江中间。大自然的神奇之处让人扼腕称叹。长江除了流经固定的水道外,充沛的江水大量外溢,听老人们说开始只是一条小小的沟,一点点地向两边拓展,沟成了河;经历一番滴水穿石之功后,河道一点点地变宽,成就了一条能供大小船只航行的支流。地域地貌的变化,在主干道与支流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陆地,当地人称江心洲。

这里环境清幽,土地肥沃,资源丰富。有人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便相继拖家带口迁徙至此,长期栖居。江心洲属于沙土地质,适宜种植棉花、玉米、小麦等农作物,尤其是棉花产量高、质量好,是名符其实的县城棉花生产基地。因为没有水田,不种稻谷,粮食问题靠政府供应,享受到类似于商品粮户口的待遇,把周边的人羡慕得受不了。

江沙地质还适合种蔬菜,江心洲又是县城蔬菜的生产区,春夏秋冬各类蔬菜应有尽有。每天凌晨,菜农们挑着蔬菜担子乘船过江,三五成群,一路走一路说笑着。集市卖菜对农村人家来说是件幸慰的事,这意味着四季都有微薄的收入。菜地里的菜帮菜叶、残叶枯梗捡回来,做喂猪的饲料,在江心洲随便看看,每家屋子旁边都有一个猪舍,里面总有1~2头膘肥体壮的猪,到了年底,杀头肥猪过年又羡慕许多人。那时江心洲让人羡慕到什么程度呢?就这么说吧,外地女孩都想嫁到江心洲上,当地小伙子不愁找不到媳妇。

因为四面临水的特殊位置,当地的房屋为穿枋结构,几根大木柱支撑贯穿起来,形成一个稳定的空间构架。土砖作墙,如果遇到洪水墙塌了,房子不会倒。当地工匠在传承的基础上,又作了一些改进和提升。人们在无法改变自然现状时,便积极寻找适应环境的措施和办法,这些举措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是民间匠人留给后代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与长江为邻,除了正常的种植外,渔业资源成了人们的首选,有划

船到长江撒网捕鱼,有在岸边支起架子搬罾,还有的摆起迷魂阵……靠江吃江,人们在长江边尽情地施展本领,在困难和逆境中寻找希望。

优势很明显,劣势也能看得到。长江阻隔,江心洲看上去就像一座孤岛,人们日常出行靠船,渡船像一条线,把江心洲与外界牵连在一起,如果没有渡船,那洲上的人就插翅难飞了。

曾经有人传言县政府要在江心洲架座桥,因为这里有优质高产的棉花。流言传了一年又一年,不见动静。后来又传言江心洲区域太小了,架桥成本高,入不敷出,架桥计划从此杳无音信。每当遇到发大水的年景,江心洲被波浪滔天的洪水围困着,一道防洪大堤虽然年年加固堤堰,但在滚滚洪流面前还略显单薄,破圩的事时有发生,江水吞食一切,只有茂盛鲜活的杨树头露在外面。汛期过后,每棵树上都挂着黄色的棕须,只有它记录着当时水位的高度。

我的家与江心洲隔江相望,对江心洲的变化也尽收眼底。昔日让人称羡之地,如今繁华褪尽。种地的人越来越少,长江的渔业资源有限,与外界的交通联络不畅,江心洲像一颗或有或无的棋子摆在那儿,无人问津。事情的发展越发让人意想不到,小伙子找对象难了,而且江心洲的女孩都想嫁出去,都想走出江心洲。当年在家务农时,父亲曾说找媒人给我在江心洲迎娶一位妻子,可惜那时不懂情为何物,我收获了最充实的青春岁月却错失最浪漫的柔情爱恋。

今天生活在江心洲上的人,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们都有一颗恋旧的情怀,外面世界精彩的灯光再炫丽,也打动不了他们那颗思乡的心。年轻人则相反,纷纷寻找出路,把江心洲丢在一边,只当过客偶尔回乡看看亲朋好友。当地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,乡村建设也日新月异,江心洲的环形大堤铺上了水泥。听说由于长江上游水利工程的调控,洪水已不再泛滥,村民们在大堤两侧盖起了两层小楼,安居乐业,过着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,江心洲依然算得上是一座现代的世外桃源。

难忘故园乌菜香

□ 合肥 黄琼

下班出门,外面已黑漆漆一片。朔风阵阵,杨树上残余的几片黄叶在拼命地摇头晃脑,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证明自己的存在。路边的菜市场笼罩在一片橘黄的光晕中,这温暖吸引了我,我情不自禁地顺着它的指引走了进去。菜市场最具烟火气,人声鼎沸,南腔北调。鱼虾的腥味、鸡鸭的圈气、新鲜果蔬的香味混杂着,热哄哄地扑面而来,镜片上慢慢镀上了一层雾气。热情的摊主不停地问着:看看,买点什么菜?我微笑着不置可否,继续漫步向前。每个摊主都忠实地固守着自己的自留地,面积寥寥,敝帚自珍。面前的各种时蔬他们怜爱有加,分门别类地捆扎整齐,摆放有序,还不时让它们沐浴点“甘露”。

我的目光在深深浅浅的蔬菜中逡巡、游离着……菠菜苦涩、生菜青气、毛白菜寡淡……终于发现了心仪的对象——一堆黄心菜。

黄心菜产量高,价格低。“物以多而贱”,主人似乎并不待见它们,随意地倾倒在摊位的一隅——一大棵一大棵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,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,蓬蓬勃勃。每一棵都是那么的身姿挺拔、鲜活水灵。由内而外,叶帮一层一层包裹得无比紧实。外层的叶片丰厚乌绿,内里则一片鹅黄,且区别于其他叶类菜的是,叶面上布满了犹如核桃的花纹,凹凸有致。颜值完胜身边那一捆捆备受主人呵护、身价不菲却蔫头耷脑的菠菜、香菜、韭黄、芹芽……

黄心菜,记忆中县城的人们又叫它黄心乌,五河的同学称它为“菊花心”,曾占据了我童年冬日菜蔬的半壁江山。尤其经霜雪盖后更为美味脆嫩,轻轻一掰,菜秆应声而断,浆液饱满,故有“霜打乌菜赛羊肉”之美誉。每次妈妈炒上几棵,绿莹莹的叶子,白玉似的杆子,盛放到精致的瓷碟里,热气袅袅,真像一份精致的艺术品。嚼起来清甜无渣,瞬间光盘。孩子们大多不爱吃青菜,唯有黄心乌我钟爱有加。

故乡的小院里,有一方空地,妈妈闲时栽上菜苗,看着菜儿一天天长大,似黄毛丫头慢慢出落成光鲜亮丽的大姑娘。挨挨挤挤、行列整齐、泼泼洒洒、肆意生长,外层叶片肥厚宽大,向外翻卷,心叶内卷而金黄,整棵菜看上去,如一朵大花,黄的花蕊,翠绿的花瓣,绽放在凋敝的冬日菜园,养眼养心。“秀色可餐”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解。没事儿瞅上几眼,心里那个美气无以言表。菜长大了,妈妈并不急于挖出享用,唯恐破坏那种清水芙蓉、天然雕饰的完美。

成年后,姐妹们各奔东西,也如一粒粒菜籽飘落到异国、他乡,扎根、发芽。同深圳的姐姐聊天时,她经常念叨最怀念家乡冬日的黄心乌。南方气候温暖湿润,是植物的天堂。有人曾夸张地说,在这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。五颜六色的叶类菜更是品种繁多,不胜枚举。可她总说没有家乡的黄心乌好吃,那甜丝丝的味儿直叫人口舌生津、回味无穷……

草木记

□ 合肥 苏天真

常常,我踟躇在注视晚霞余辉从地平线消失,良久我才回过神来。白居易的《秋思诗》,有“夕照红于烧,晴空碧胜蓝。”颌联,是那种绚丽多姿、清新旷远的世界观把我打动。心有起伏,像是被谁拽了一下。我总觉得,火焰是骑着草木的。而笨头笨脑的村庄总爱窝藏在草木深处。初夏的风在村里撒野,刮得人骨缝里生疼,这是村庄的童年。我时常会在村边地头与草木行注目礼。你能想象,没有草木的村庄是啥模样?反正我一踏进故乡龙桥镇的泥土,呼吸的全是草木的味。草木装饰村庄和庄稼,农人和草木有着与生俱来的复杂感情,草们要做牲口的饲料,木们要做盖房和家具材料,边角料用来烧锅取暖。当草木们岁月枯荣活到百岁,他可能还是个英俊少年,尽管这个始终与村庄不离不弃的世代亲戚,始终演绎着地老天荒的人间大爱。而我眼前的它们是年轻的,草的鹅黄与枫杨的深红,别有滋味,蕴含隐循的禅意,让游子有了归宿。

如果说草木葱绿使村庄有了诗情画意,外界不甚了了,那是农人不会外宣的愚钝表现吧!秋深了,露水一日盛似一日,枫树悄悄变成了火烧红,银杏也换上明黄的盛装,草木却因为卑微,到处可见,而我看到的只是蓬头垢面,横陈于秋雨潇潇,漫不经心地撩拨在路旁。条件反射让我想起陶潜的《归园田居》,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;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……”

记忆中的儿时,父母精简回乡,哪怕是那些生产队饥馑的年月,能有一点粮食却常愁没柴禾生火做饭。那些年,秋阳静好。我们将目光投向山场、坡地、庄前、屋后,所有的树界限够不着的华冠没被砍伐。河埂上草皮丰厚,我们耐心地,一锄一锄地刨,枯萎的草根被锋利的锄头连泥沙一同刨起,再用棒槌敲打一番,扔在阳光下曝晒,蓬松的草皮如棉厚的地毯。母亲最喜用瓦罐注些米水,煨在红彤彤的草皮上,土灶里噼噼啪啪,十几分钟后,那米香的味,生生地折磨着我的味蕾,直馋得涎水欲滴。那一刻,多么祈盼母亲呀,你能给我盛上半碗啊?!可母亲并没在意我可怜巴巴的眼神。事后我方明白,那是父亲一天劳动的全部给养。

得不到的东西总是稀罕的。邻居喜老爹每天一大早赶着一群牛,说是露水青草最养牲口。当太阳露出鱼肚白时,他担着沉甸甸的牛粪,悠闲地跟在懒洋洋的牛屁股后,回到牛栏拴好牛。他如贴大饼似地把牛粪贴在自家土坯墙上,草色的粪饼带着农人手印的余温,如雕刻黑宝石的项链围着土屋,风干的粪饼揭下码放整齐,备过冬不足之需。我也跟着瞞学,差不多是个寒风凛冽的隆冬,就是做午饭吧。如同烧煤球需要柴禾做引子一样,想烧牛粪饼同样需要柴禾做引子。点着柴禾后架空,将牛粪放上面,火力猛、耐烧,煮熟的米饭,那种难言的草香味,真是无与伦比。等米饭盛完,锅底便结了一层厚厚的锅巴,金灿灿的,闪着光,酥脆喷香,放入嘴里,那滋味,令齿颊留香,永远留在记忆深处,让人温暖,一辈子不能忘怀。

由于草木,真是一生都忘不了黄屯安定黄寅冲,那里起伏着我家那几年的柴草,哪里的山坳、竹林、水洞、茶园、茅庐至今了了于胸。一忆起这些,就特别舒服。那时不觉得苦累,每年秋季都要去砍柴草,借宿于姨家,凌晨三点起床,披星戴月,脚踏露水和父亲“判山”,无非是把时间拉长多伐些柴草。虽坡陡林密,周边,百鸟争鸣,蛇蝎翻飞……还有那些憎恨的蚊蝇骚扰,我和父亲哪顾得上这些,寂静的山林很远就能听到镰刀的“刷刷”声。抬头看,天穹蔚蓝辽远,偶有几朵白云飘过。几个时辰,密密匝匝的茅草、荆棘、藤条放倒一片。

我一直在惦念着过往的柴禾土灶。这些朴素的东西,真是直抵人的心底,也才是永恒不灭的,如若一团不熄的火,永远暖人。然而现在的我蛰伏于红尘滚滚的市井,好在对乡土的矜持,将我从小俗的惊涛里把自己捞起来,慢慢有了温暖和煦之情时,我只想把所有的钢筋水泥羽化成蝶,草木成为城市标杆,草木汪洋恣肆,让灵魂激荡。